

論鮑照〈梅花落〉

朱曉海*

〔摘要〕

鮑照〈梅花落〉看似平淺易解，事實卻未必然，癥結出在近人心目中對梅與梅花的想像去中古有間。筆者耙梳先秦至陳、隋的典籍，指出：理會這段時期作品中「梅」這詞彙時，須分辨指涉的是梅花或梅實，若屬前者，由於當時以梅花為春信，非冬兆，予人的感受是輕薄脆弱，從未將之視為堅貞的象徵，連帶的也使得梅見棄於歲寒不凋者之列。江左以前作品若提到具有正面意象的梅，幾乎都是從梅實著眼，喻為輔佐君王的賢材。至於梅花贏得中上層文士青睞，以往那些被輕鄙的性質轉為賞玩歎美來由，乃蕭梁以來的事，竊以為：此一細節義蘊匪淺，堪覘當時與其前後期文化的重大變遷。在這樣的認知下，再佐以鮑照的生平及其他作品，可知：這首在劉宋中葉寫成的〈梅花落〉固然旨在自嘲譏人，但梅花在鮑照筆下乃是被譏刺者的譬擬，非本身孤芳自賞的喻象。

關鍵詞：鮑照、梅花、梅實

一、前言

明遠雕藻瑰豔，發唱驚仄，益以生平可論據者鮮，致詩趣幽微，所謂「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心自有所存，旁人那得知」，¹ 前賢業目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¹ 分見錢仲聯：《鮑參軍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以下簡稱《鮑集》），卷4〈樂府·擬行路難〉之4，頁229、卷3〈樂府·代別鶴操〉，頁164。

以難讀。² 其間〈梅花落〉：

中庭雜樹多，偏為梅咨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實，
搖蕩春風媚春日；念爾零落逐寒風，徒有霜華無霜質。³

措詞造句雖平易，志學咸可識，然魯閭如我者，於其比喻所指及感慨所寄難詳依舊。從遊問道於盲，謝不獲免，爰乙乙抽思，聊以為應，或允或謬，不勝屏營，唯博雅裁正。

二、通行解釋商兌

先且不論這首樂府辭有無寓意，至少表面上主旨是在表達作者對梅的評價，作者以「咨嗟」一詞概括他的表達方式，並間接傳達評價內涵。既然如此，是否掌握「咨嗟」的意義，也就可通解全辭呢？恐怕未必。因為「咨嗟」固然意謂嘆氣，但導致嘆氣的原因卻可令其出現截然背反的兩種語意。負面者，如《魏書》：

會后疾遂篤，夏六月丁卯崩于鄴，帝哀痛咨嗟。⁴

袁宏〈三國名臣序贊〉：

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⁵

謝靈運〈折楊柳行〉：

負竿引文舟，飢渴常不飽，⁶ 誰令爾貧賤，咨嗟何所道。⁷

² 黃節：《鮑參軍詩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自序〉，頁11。

³ 《鮑集》，卷4〈樂府〉，頁245。

⁴ 盧弼：《三國志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以下簡稱《三國志》），卷5〈后妃列傳·文昭甄皇后傳〉裴注引，頁198。

⁵ 李善注：《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卷47〈贊〉，頁683。

⁶ 虞世南：《北堂書鈔》（臺北：宏業書局，1974），卷138〈舟部下·竿〉自注，頁644，引此二句，「文舟」作「缸行」、「飽」作「食」，且歸諸魏文帝名下。

⁷ 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以下簡稱《樂府》），卷37〈相和歌辭12·瑟調曲2〉，頁548。

正面者，如《晉書》：

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為之延譽。⁸

《世說新語》：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絕逆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⁹

《宋書》：

涉獵書史，能為文章，善隸書……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¹⁰

因此，鮑詩「豈念慕群客，咨嗟戀景沈」、「絃絕空咨嗟，形音誰賞錄」，¹¹固然俱屬負面用法，然殊難保：此處究係讚嘆梅獨逾眾多雜樹，抑恨嘆梅不及庭中諸木。整首樂府辭非由「咨嗟」一詞可祛惑，反之，它本身尚須置諸上下文脈中方克獲解。

形式上，「念其」、「念爾」兩節乃一對比：「其」既在「霜中能作花」，又「能作實」，「爾」則「徒有霜華無霜質」（華、花正俗字，而質猶實也）；「其」於「春風」中「搖蕩」，「爾」在「寒風」中「零落」。¹²「其」既是上文「梅」的代名詞，加以「爾」本為尊者施於卑者之稱，含輕賤的口氣，¹³則鮑照應是在讚嘆梅獨逾眾多雜樹。錢仲聯即如是理會：「其，指梅」；「爾，指雜樹。借喻無節操之士大夫」。¹⁴且不追究如此詮解下「霜中」、「露中」有無喻指，

⁸ 吳士鑑、劉承幹：《晉書斟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卷36〈張華傳〉，頁755。

⁹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上卷〈言語〉，條107，頁125。

¹⁰ 沈約：《宋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卷53〈張茂度傳附子永傳〉，頁735。

¹¹ 《鮑集》，卷5〈詩·日落望江贈荀丞〉，頁287、卷6〈詩·紹古辭〉之3，頁350。

¹² 《樂府》，卷24〈橫吹曲辭4·漢橫吹曲4〉，頁349，作「風飄」。

¹³ 《世說新語校箋》，下卷〈排調〉，條5，頁588。

¹⁴ 《鮑集》，卷4〈樂府·梅花落〉增補注，頁245。

「媚春日」之主語爲花耶枝耶，亦不深文「其」、「爾」節操面臨的考驗性質不倫——爲「春風」；一爲「風飆」，僅探問：如此詮解下的「其」符合「梅」的實際寫照嗎？

《春秋繁露》有云：

陰由東方來西，陽由西方來東，至於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為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南還，出於寅；陰南還，入於戌，此陰、陽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¹⁵

是十一月冬至後，一陽萌興，鮑氏爰有「孟冬十月交，殺盛陰欲終」之句。就人爲曆法而言，其時固仍稱冬，但就氣變而言，已可謂春。梅味甚酸，鮑氏即言：「食梅常苦酸」，¹⁶ 所以若不醃製，生食，常須漬蜜。¹⁷ 按五行間架，春乃木德當令，「木曰曲直」，「曲直作酸」。¹⁸ 在古人觀念中梅乃春花之一，此所以故籍中均將梅與其他春候之物相提並論，如江總〈新入姬人應令〉：

梅花柳色春難遍，情來春去在須臾。

《師曠占》：

梅、桃、杏實多者，來年謂之穰。¹⁹

顧野王〈芳樹〉：

日影桃蹊色，風吹梅逕香。

江總〈雉子斑〉：

¹⁵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卷12〈陰陽出入上下〉，頁241b—2a。

¹⁶ 以上引文並見《鮑集》，卷5〈詩·從拜陵登京岷〉，頁257、卷3〈樂府·代東門行〉，頁143。

¹⁷ 《三國志》，卷48〈三嗣主傳·孫亮傳〉裴注引《吳歷》，頁958：「亮後出西苑，方生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

¹⁸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卷12上〈洪範〉，頁3b—4a。

¹⁹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2〈非鞅〉，頁94，則作「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以上引文分見歐陽詢：《藝文類聚》（臺北：文光出版社，1977；以下簡稱《類聚》），卷18〈人部2·美婦人〉，頁330、卷87〈果部下·杏〉，頁1487。

三春桃照李，二月柳爭梅。²⁰

而古人以梅於眾春花中最易感得春訊。王筠〈和孔中丞雪裏梅花〉首聯：「水泉猶未動，庭樹已先知」，²¹ 對照吳均〈春〉：「春從何處來？拂水復驚梅」，²² 是「先知」者指梅而言。至若梁簡文帝〈梅花賦〉：

梅花特早，偏能識春，或承陽而發金，或雜雪而被銀。

〈採桑〉：

春色暎空來，先發院邊梅。²³

徐陵²⁴ 〈梅花落〉：

臘月正月早驚春，眾花未發梅花新。²⁵

則皆明陳：視梅樹花發為春之首兆。盡人皆知相傳陸凱〈贈范曄〉：²⁶

折花奉秦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寄一枝春。

據《荊州記》，知：所謂「一枝春」指「梅花一枝」。²⁷ 一株成熟的梅樹於七、八月時，因體內的碳（經由光線、空氣等形成）／氮（經由水份、土壤養份等形成）化合物達到適當比例，部分葉芽轉變為花芽，開始自外部無從確切觀測出的花芽分化期。接下去，梅樹必須經過相當的低溫，進入休眠期，不但停止枝葉生長，並且開始落葉，體內的碳／氮化合物方不致消耗到它處，以便花芽成長變化所需。累積充分，溫度一高，即開花。此所以《嶺南異物志》會說：

²⁰ 以上引文分見《樂府》，卷 17 〈鼓吹曲詞 2·漢饒歌中〉，頁 248、卷 18 〈鼓吹曲辭 3·漢饒歌下〉，頁 258。

²¹ 徐堅：《初學記》（臺北：鼎文書局，1976），卷 28 〈果木部·梅〉，頁 683。

²² 《類聚》，卷 2 〈歲時上·春〉，頁 43。

²³ 以上引文分見《類聚》，卷 86 〈果部上·梅〉，頁 1472、卷 88 〈木部上·桑〉，頁 1522。

²⁴ 《樂府》，卷 24 〈橫吹曲辭 4·漢橫吹曲 4〉，頁 351，將作者歸諸江總。

²⁵ 李昉：《文苑英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以下簡稱《英華》），卷 208 〈詩 58·樂府 17〉，頁 1030。

²⁶ 請參曹道衡：〈陸凱《贈范曄詩》志疑〉，《中古文學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429-31。

²⁷ 李昉：《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卷 19 〈時序部 4·春中〉，頁 224。

南方梅繁如北杏，十二月開。²⁸

然而同一株梅樹不僅各枝高低不同，同一枝上的花蕾距離樹幹遠近亦相參差，各蕾綻放所需養分的充足供給因而有先後，以至此起彼綻，甲盛放乙猶含苞，迤邐相續，形成所謂的花季。至立春，東風始解凍，欲於炎夏用冰者此時即須將所鑿之冰塊納於地窖。²⁹ 故當「臘月正月」梅花開放時，霜雪固存，縱二月初，亦未盡消。此所以庾肩吾〈歲盡〉：

歲序已云殫，春心不自安，聊開柏葉酒，試奠五辛盤……梅花應可折，倩為雪中看。

〈侍宴〉：

疎樹出龍樓，北陸冰方壯，西園春欲周，梅心芳屢動。

何遜〈詠早梅〉：

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

陰鏗〈詠雪裏早梅〉：

春近寒雖轉，梅舒雪尚飄。

庾信〈詠梅花〉：

常年臘月半，已覺梅花闌，不信今春晚，俱來雪裏看。³⁰

梅、雪均並存於同一幅景觀中。但個別梅花之花期甚短易落。梁簡文帝〈雪朝〉：

同雲擬暮序，嚴陰屯廣隰，落梅飛四注，翻霰舞三襲。³¹

吳均〈梅花落〉：

隆冬十二月，寒風西北吹，獨有梅花落，飄蕩不依枝。³²

²⁸ 《太平御覽》，卷 970〈果部 7·梅〉，頁 4432。

²⁹ 鄭玄：《毛詩鄭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7；以下簡稱《毛詩》），卷 8〈豳風·七月〉，頁 3b：「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據前文毛傳，頁 1a—b，知：「二之日」指夏正 12 月；「三之日」指夏正 1 月。

³⁰ 以上引文分見《類聚》，卷 3〈歲時上·冬〉，頁 56、卷 39〈禮部中·燕會〉，頁 715、卷 86〈果部上·梅〉，頁 1472、《初學記》，卷 28〈果木部·梅〉，頁 683。

³¹ 《類聚》，卷 2〈天部下·雪〉，頁 23。

³² 全注 25。

可證。即使至春月猶然，這豈是至蕭梁時期梅種變異？當鮑氏說：「春燕參差風散梅」時，³³難道是在說冬季寒風？而這又豈是南朝人因文害義所致？唐人劉方平〈梅花落〉也說：

新歲芳梅樹，繁花四面同，春風吹漸落，一夜幾枝空。³⁴

若諉稱用舊題，乃不得不襲故旨，君不見三百多年後的李後主〈清平樂〉怎麼說：

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³⁵

然則「寒風」中「零落」的不僅是所謂雜樹生的花，而梅花在「春風」中照樣「零落」。換言之，若將風比擬為考驗，它是每考必輸。³⁶

北朝無名氏〈楊白花〉：

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闥，楊花飄蕩落南家。³⁷

庾信〈春賦〉：

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新年鳥聲千種轉，二月楊花滿路飛。³⁸

故《四民月令》於三月條下指示採柳絮，以備止瘡痛之藥材。參對《臨海異物志》：

³³ 《鮑集》，卷4〈樂府·擬行路難〉之3，頁227。

³⁴ 全注25，頁1031。

³⁵ 唐圭璋：《南唐二主詞彙箋》（臺北：正中書局，1969），頁9b。

³⁶ 《鮑集》，卷4〈樂府·擬行路難〉之8，頁234：「中庭五株桃，一株先作花，陽春妖冶二三月，從風簸蕩落西家」，與〈梅花落〉起式一致，但後者未將與桃同屬春花的梅花於「陽春」「從風簸蕩」零落的情況道明，因這在當時乃通識。〈擬行路難〉之17，頁243：「君不見春鳥初至時，百草含青俱作花，寒風蕭索一旦至，竟得幾時保光華」，與〈梅花落〉後半相似，同樣未言明是何種花，然而任何春初「作花」者之花期豈能延續至8、9月？參照卷1〈表疏·謝隨恩被原疏〉，頁67：「古人有言：『楊者，易生之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無生楊矣。』……況臣一植之功不立，眾拔之過屢至，同彼風霜，異此貞脆」，可見不論「寒風」、「風霜」或「風飄」均不當泥於字面。

³⁷ 《樂府》，卷73〈雜曲歌辭13〉，頁1040。

³⁸ 倪璠：《庾子山集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卷1〈賦〉，頁26b。

鷓鴣一名田鴝，春三月鳴，晝夜不止，音聲自呼，俗言取梅子。

〈子夜四時歌·春歌〉：

杜鵑竹裏鳴，梅花落滿道，燕女遊春月，羅裳曳芳草。

梅花落已盡，柳花隨風散，歎我當春年，無人相要喚。

鮑氏〈幽蘭〉之一：

梅歇春欲罷，期渡往不還。

〈三日〉：

氣暄動思日，柳色起春懷……服淨俛登臺，提觴野中飲……鳧雛掇苦薺，黃鳥銜櫻梅……臨流競覆杯。³⁹

可知：二、三月之交，柳眼滿裂吹綿，梅之花事亦「歇」「盡」，開始結實，所結即鮑氏〈代挽歌〉中之佐酒者：青梅。⁴⁰ 唯我等需注意：臘月、正月已開花者，因當時溫度尚低，雌蕊往往退化，不易結果，此時結果的多屬二月較高溫時開放者。至暮春上巳，春服成，遊春前後，雀鳥會銜取櫻（含桃）、梅這類春果以爲食，以致鵲鳴被附會爲「取梅子」，鮑氏〈採桑〉所說：季春始落之梅蓋即此種盡熟者，⁴¹ 故俗謂清明、穀雨時節爲黃梅天。黃梅僅適合爲梅諸（蒚），〈夏小正〉：五月「煮梅爲豆實」，⁴² 或指此而言。於此同時，據〈月令〉，可「羞以含桃，先薦寢廟」。⁴³ 魯僖公 33 年 12 月「實霜不殺草，李、梅實」，公羊家發問起義：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⁴⁴

則梅之「作實」正常狀況乃在和風細雨中，隋煬帝〈四時白紵歌·江都夏〉即

³⁹ 以上引文分見《類聚》，卷 3〈歲時部上·春〉，頁 41、《樂府》，卷 44〈清商曲辭 1·吳聲歌曲 1〉，頁 644—5、《鮑集》，卷 4〈樂府〉，頁 211；卷 6〈詩〉，頁 398。

⁴⁰ 《鮑集》，卷 3〈樂府〉，頁 142。

⁴¹ 全注 40，頁 137。

⁴² 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臺北：世界書局，1974），卷 2〈夏小正〉，頁 13a。

⁴³ 孔穎達：《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卷 16〈月令〉，頁 317。

⁴⁴ 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卷 12〈僖公〉，頁 18a。

言：「梅黃雨細麥秋輕」，⁴⁵ 並非於寒天嚴霜下結果實。若欲矜誇，未悉可矜誇處在何許。莫非歷史形成的認知差異大到：今人以妖爲正？⁴⁶

三、中古時期梅花意象甄別

任何一個詞彙除了它的事實語意，使用之際，或多或少都會附帶價值語意。「梅」若作爲具有正面意義符碼，都是從它的果實取喻：輔佐君王的大小臣工。如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文〉：

子大夫選名昇學，利用賓王，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鹽梅之和，屬有望焉。

《梁書》：

詔曰：「明敷振滯，為政所先，旌賢求士，夢佇斯急……庶能屈志，方冀鹽梅。」

《陳書》：

九月甲寅詔曰：「……斯固舟楫鹽梅，遞相表裏，長世建國，罔或不然……。」

《周書》：

乃下教曰：「……鹽梅舟楫，允屬良規，苦口惡石，想勿余隱，並廣示鄉閭，知其款意。」

《隋書》：

⁴⁵ 《樂府》，卷 56〈舞曲歌辭 5·雜舞 4〉，頁 807。

⁴⁶ 《春秋繁露義證》，卷 4〈王道〉，頁 6a—b：「霽霜不殺草、李、梅冬實、正月不雨……《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卷 27〈五行志中之下〉，頁 628：「劉向以爲：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焦延壽：《焦氏易林》（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卷 1〈屯·師〉，頁 21：「李、梅冬實，國多盜賊」、《國語》（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卷 3〈周語下·二三年王將鑄無射〉韋注，頁 94：「積陰而發，則夏有霜雪；散陽，陽不藏，冬無冰、李、梅實之類是也」。

高祖肇基王業，昉、譯實啓其謀，當軸執鈞，物無異論……暨夫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梅之寄，自有攸歸。⁴⁷

這當然與中朝以來偽《古文尚書》流行有關，其〈說命下〉有云：

來！汝說……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⁴⁸

因此，在當時動輒隸事的風尚下，君王求賢之詔，或論及元首股肱關係的文字中，經常會出現它的身影。

然而「梅」若意謂梅花，從鮑氏〈中興歌〉之 10：

梅花一時豔，竹葉千年色，願君松柏心，采照無窮極。⁴⁹

吳均〈梅花〉：

梅性本輕蕩，世人相陵賤，故作負霜花，欲使綺羅見。⁵⁰

可知：附加於它的價值意義並不高，因為梅花易落，以致到唐代，形容秀色女子「下車何輕盈」，還以「飄然似落梅」相比，給人的印象非貞篤，而是靠不住，所謂「團圓莫作波中月，潔白莫作枝上雪，月隨波動碎磷磷，雪似梅花不堪折」。⁵¹ 南朝詠梅之句多在落梅上，除上文已稱引者，又好比梁武帝〈子夜四時歌·春歌〉：

蘭葉始滿地，梅花已落枝，持此可憐意，摘以寄心知。⁵²

⁴⁷ 以上引文分見《文選》，卷 36〈文〉，頁 517、姚思廉：《梁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卷 51〈處士列傳·庾詵傳〉，頁 367、姚思廉：《陳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卷 3〈世祖本紀·天嘉二年九月〉，頁 31、令狐德棻：《周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卷 48〈蕭 傳〉，頁 354、魏徵：《隋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卷 38〈劉昉傳／鄭譯傳·史臣曰〉，頁 559。

⁴⁸ 孔穎達：《尚書注疏》（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卷 10〈商書〉，頁 4a—b。

⁴⁹ 《鮑集》，卷 4〈樂府〉，頁 216。

⁵⁰ 《英華》，卷 322〈詩 172·花木 2〉，頁 1665。

⁵¹ 以上引文分見《樂府》，卷 34〈相和歌辭 9·清調曲 2〉所載李白：〈相逢行〉，頁 510、卷 48〈清商曲辭 5·西曲歌中〉所載溫庭筠：〈三洲歌〉，頁 707。

⁵² 《樂府》，卷 44〈清商曲辭 1·吳聲歌曲 1〉，頁 649。

陳後主〈梅花落〉：

金砌落芳梅，飄零上鳳臺，拂妝疑粉散，逐溜似萍開。⁵³

因為梅、雪色近，所以不時強調兩者間的迷似，好比梁簡文帝的〈詠雪〉說：「看花如可折，定自非春梅」、⁵⁴ 蘇子卿、江總的〈梅花落〉分別說：「祇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偏疑粉蝶散，乍似雪花開」。⁵⁵ 在常識層面，雪固然存在著高潔意象，不過真能反映南朝人觀點的，恐怕當推謝惠連〈雪賦〉。照他的說法，雪的質性在於：

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守空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陞降；從風飄零，值物賦象；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污隨染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⁵⁶

則憑、從、值、任、因、隨恐怕才是時人對梅的意象。節豈伊名？潔豈伊貞？檢鮑氏〈詠白雪〉：

白珪誠自白，不如雪光妍，工隨物動氣，能逐勢方圓，無妨玉顏媚，不奪素繒鮮，投心障苦節，隱跡避榮年，蘭焚石既斷，何用恃芳堅？⁵⁷

則鮑照對雪的看法恐去之不遠。⁵⁸

清貞堅篤的符碼，如前揭鮑照〈中興歌〉之 10 所示，是松、竹、柏。⁵⁹ 這

⁵³ 全注 25。

⁵⁴ 《類聚》，卷 2〈天部下·雪〉，頁 23。

⁵⁵ 《樂府》，卷 24〈橫吹曲辭 4·漢橫吹曲 4〉，頁 350—1。

⁵⁶ 《文選》，卷 13〈賦庚·物色〉，頁 200。

⁵⁷ 《鮑集》，卷 6〈詩〉，頁 397。

⁵⁸ 《鮑集》，卷 6〈詩·學劉公幹體〉之 3，頁 359：「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集君瑤臺上，飛舞兩楹前，茲晨自爲美，當避豔陽天，豔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按照吳淇對這首詩的理會，雪及桃、李比喻的都是小人，只是「前人之術巧矣，後人更有巧者，前人必爲後人所傾，故小人猖獗肆志，亦各有其時也」，竊謂頗能得鮑旨。詳《鮑參軍詩註》，卷 4，頁 215，所引。

種比配自建安即然。劉楨〈贈從弟〉之 2：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愴，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何劭〈遊仙〉：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凋落，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

虞羲〈見江邊竹〉：

挺此貞堅性，來樹朝夕池，秋波漱下沚，冬雪封上枝……含風自颯颯，負雪亦猗猗。⁶⁰

從未聞將松、竹、梅並謂歲寒三友者，則若以梅能耐考驗，或者說得更謹嚴點，從梅於霜雪中作花這角度道及梅時，認為它含有堅貞的意象，恐悖乎當時通義。

⁵⁹ 這並不是說松、柏等全然不會受到酷寒影響，如《文選》，卷 23〈詩丙·詠懷〉所收歐陽建：〈臨終〉，頁 334：「松柏隆冬悴，然後知歲寒」、許敬宗：《文館詞林》，張鈞衡輯，《適園叢書》（江蘇：古籍刻印社，1986），卷 157〈詩 17·人部 14，贈答 6·雜贈答 3〉所收曹摅：〈贈韓德真〉，頁 2b：「松以冬凋，蘭以春榮」、《類聚》，卷 3〈歲時上·秋〉所錄孫綽：〈詩〉，頁 49：「撫葉（菌）悲先落，攀松羨後凋」，《鮑集》，卷 5〈詩·從拜陵登京岨〉，頁 257，也曾說：「風烈無勁草，寒甚有凋松」，但這些句子或是受到典故的繫絆，或是為了襯托環境惡劣至極。整體而言，松、柏等代表著堅篤，如戴明揚：《嵇康集校注》（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8），卷 1〈游仙〉，頁 39：「遙望山上松，隆冬鬱青蔥」、吳兆宜注：《玉臺新詠》（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9），卷 2 所收潘岳：〈內顧〉之 2，頁 14a：「不見山上松，隆冬不易故；不見陵澗柏，歲寒守一度」、《文館詞林》，卷 157〈詩 17·人部 14·贈答 6·雜贈答 3〉所收王胡之：〈答謝安〉，頁 11b：「思樂寒松，披條雪」「如比竹柏，厲飈俱鮮」、《文選》，卷 22〈詩乙·遊覽〉所收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頁 318：「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鮑集》，卷 5〈詩·贈故人馬子喬〉之 3，頁 280，也承認：「松生隴坂上……悲涼貫年節，蔥翠恆若斯，安得草木心，不怨寒暑移」。

⁶⁰ 以上引文分見《文選》，卷 23〈詩丙·贈答 1〉，頁 344、卷 21〈詩乙·遊仙〉，頁 312、《類聚》，卷 89〈木部下·竹〉，頁 1552。

四、自鮑照生平及其作品試論此歌辭指謂

詩不過是文學領域中的一個範疇，而文學又僅是當時文化中的項面之一，文化縱使多樣，基盤匪移，奇士心靈固或蹊徑獨闢，唯終非超越存有，未能放逸時代指掌外。本首樂府辭形式上既是品梅之作，此所以上文不嫌詞費，勾勒當時於梅通識之界域，於索玩其辭意抑揚猶疑之際，堪為指南。然是首不僅是品梅之作，乃鮑照品梅之作，本諸知人論世說詩之傳統，爰有以下抄撮。

《南史》的一段記載：

照始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郎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

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辯，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⁶¹

可謂道盡鮑照一生心事——

在他看來，其時當令者不辯蘭艾，「食苗實碩鼠，玷白信蒼蠅，鳬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稱嗟，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自己不是未曾有功績，卻為府主見忘，就像那個「始隨張校尉」、「後逐李輕車」的「寒鄉士」，等到「時事一朝異，孤續誰復論」，因之發出「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的呼籲。縱使有回饋，在他眼中，也不成比例，尤其缺乏對他本身應有的重視。因為就當時的官場社會尺度來說，他本「北州衰淪」，「孤門賤生」，則何怪乎「戈船榮既薄，伏波賞亦微，爵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不如「棄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講起來，他知道：「人生亦有命」，如同「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但他就是無法將「貴賤付皇天」，因為生就一個以功名富貴為其事的命。面對這種命運的捉弄，所謂「進伏兩睽時」，不禁走上屈原的舊轍，或「願賜卜身要，得免後賢嗤」；或對於自己「心為千條計，事未見一獲，運圯津塗塞」的頓挫情況，衝動到說：

⁶¹ 李延壽：《南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卷 13〈宋宗室及諸王傳·臨川烈武王道規傳〉，頁 167。

「以此窮百年，不如還窵窵」。⁶²

同僚紛紛宦達，尤其令他心境難平。他多次假借鳥這傳統意象述說個人的悲憤。⁶³ 如〈代悲哉行〉：

覽物懷同志，如何復乖別，翩翩翔禽羅，關關鳴鳥列，翔鳴尚儔偶，所嘆獨乖絕。

〈代鳴雁行〉：

邕邕鳴雁鳴始旦，齊行命旅入雲漢，中夜相失群離亂，留連徘徊不忍散，憔悴容儀君不知，辛苦風霜亦何為。

〈詠雙燕〉之2：

可憐雲中燕，旦去暮來歸，自知羽翅弱，不與鵠爭飛。寄聲謝飛鵠，往事子毛衣，瑣心誠貧薄，巨吝節榮衰？⁶⁴

有時則明陳雙方心境的隔閡，如〈日落望江贈荀丞〉：

君居帝京內，高會日揮金，豈念慕群客，咨嗟戀景沈。

〈送盛侍郎餞侯亭〉：

君為坐堂子，我乃負羈人，欣悲豈等志？甘苦誠異身，結涕園中草，憔悴悲此春。⁶⁵

他覺得政壇中「不憶貧賤時，富貴輒相忘」者「滿目」，遠不如畎畝中人淳厚。

⁶² 以上引文分見《鮑集》，卷3〈樂府·代放歌行〉，頁146、〈代東武行〉，頁159、卷1〈表疏·拜侍郎上疏〉，頁60、〈解褐謝侍郎表〉，頁55、卷3，〈樂府·代苦熱行〉，頁184、卷4〈樂府·擬行路難〉之6，頁231、之4，頁229、之5，頁230、卷5〈詩·答客〉，頁284、卷4〈樂府·代貧賤苦愁行〉，頁201。

⁶³ 至於兼用美人意象者，如前揭書，卷3〈樂府·代陳思王京洛篇〉，頁150：「古來共歇薄，君意豈獨濃？唯見雙黃鵠，千里一相從」，以及單用美人意象者，如卷3〈樂府·代朗月行〉，頁189：「千金何足重？所存意氣間」、卷4〈樂府·擬行路難〉之9，頁235：「我昔與君始相值，爾時自謂可君意，結帶與君言：死生好惡不相置。今日見我顏色衰，意中索寞與先異，還君金釵玳瑁簪，不忍見之益愁思」，影射對象為僚友或帝王，則不敢必。

⁶⁴ 以上引文分見《鮑集》，卷3〈樂府〉，頁171、卷4〈樂府〉，頁223、卷6〈詩〉，頁411。

⁶⁵ 以上引文分見《鮑集》，卷5〈詩〉，頁287、301。

自己生未逢「崇明初」，以致像齊「桓公」般忘隙委國的上司固難復遇，連鮑叔那樣的知交也「義漸疎」，所謂「無援朝列」。⁶⁶

在失意嫉憤中，側視那些繁華子。或以「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飆，華纓結遠埃，日中安能止？鐘鳴猶未歸」來形容對方，鄙夷那批「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或在「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中悵惘：「今我何獨爲？埒壤懷百憂」。唯一能令他可略有報復式寬慰的，恐怕是：「君不見薜華不終朝，須臾奄冉零落銷，盛年妖豔浮華輩，不久亦當詣塚頭」。別看當前在「矜財雄」、「養聲利」的京都內，「仕子影華纓，遊客竦輕轡，明星辰未稀，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須知：「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身處宦海這些年來，「備聞十帝事，委曲兩都情，倦建物興衰，驟 俗屯平，翩翻若迴掌，恍惚似朝榮」，追求它界幸福方爲長計。⁶⁷ 依仗這種聞見之知，多少獲得一點情緒上的勝利與滿足，傲然表示：「何當與汝曹，啄腐共吞

⁶⁶ 以上引文分見前揭書，卷4〈樂府·代邊居行〉，頁202、卷6〈詩·擬古〉之5，頁342、卷1〈表疏·謝隨恩被原疏〉，頁67。

⁶⁷ 鮑照對繁華子的描繪（如擬喻爲脆弱花朵、媚時短視、涼薄無品、諂上傲下等），以及自身的情緒反應（如鄙視、可憐、嫉憤、對方遭報後的快感等），阮籍導其先河。陳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下〈詩·詠懷五言〉，其8，頁235：「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爲夸與名，憔悴使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其10，頁247：「輕薄閑遊子，俯仰乍浮沈……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其12，頁256：「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其27，頁297：「周鄭天下交，街衢當三河，妖冶閑都子，煥耀何芬葩……盛衰在須臾，離別將如何」、其53，頁350：「如何夸毗子，作色懷驕腸，乘軒驅良馬，憑几向膏粱，被服纖羅衣，深樹設閑房，不見日夕華，翩翩飛路旁」、其59，頁361：「豈效繽紛子，良馬騁輕輿，朝生衢路旁，夕瘞橫術隅，歡笑不終晏，俯仰復歎歎，鑒茲二三者，憤懣從此舒」、其75，頁392：「梁東有芳草，一朝再三榮，色容豔姿美，光華耀傾城……路端便媚子，但恐日月傾，焉見冥靈木，悠悠竟無形」、其82，頁404：「墓前煢煢者，木槿耀朱華，榮好未終朝，連飆隕其葩……寧微少年子，日夕歎咨嗟」。唯阮籍以桃、李、木槿爲喻，鮑照則假梅出之。

腥」？⁶⁸

在這種心事脈絡下，竊以爲：〈中興歌〉，尤其是前引的第 10 首，乃解其〈梅花落〉之鑰。唯首須辨明「中興」何所指。誠如：

宋氏正位八君，卜年五紀，四絕長嫡，三稱中興。⁶⁹

考之《宋書》亦然，劉宋人於文、孝武、明三世，咸有中興之稱。⁷⁰ 據虞炎《鮑照集·序》，照死時「年五十餘」，縱以 58 爲計，是生於東晉安帝義熙 5 年（409），文帝以宜都王於少帝景平 2 年（424）8 月入奉皇統時，鮑照年方 16，⁷¹ 根本不得與政局人事。而明帝泰始元年（465）12 月丙寅即位，丙子「鎮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反」，辛巳「子綏、子房、子頊並不受命，舉兵同逆」，⁷² 次年（466）8 月反平，照時在子頊幕下，任其「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已逾兩年，事潰之際，「爲亂兵所殺」，⁷³ 是〈中興歌〉亦不可能

⁶⁸ 以上引文分見《鮑集》，卷 3〈樂府·代放歌行〉，頁 146、〈代結客少年場行〉，頁 192、卷 4〈樂府·擬行路難〉之 10，頁 237、卷 5〈詩·詠史〉，頁 326、卷 3〈樂府·代昇天行〉，頁 174。

⁶⁹ 蕭子顯：《南齊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卷 2〈高帝紀下·史臣曰〉，頁 28。

⁷⁰ 文帝 2 次，分見《宋書》，卷 42〈王弘傳〉，頁 641（唯今本〈王弘傳〉：「陛下聖哲御世，光隆」，下脫「中興」2 字，當據王欽若：《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 331〈宰輔部·退讓二〉，頁 3902，補）、卷 95〈索虜傳〉，頁 1126；孝武 7 次，分見前揭書，卷 17〈禮志四〉，頁 237、卷 19〈樂志一〉，頁 272、卷 41〈后妃列傳·文帝路淑媛傳〉，頁 628、卷 75〈顏竣傳〉，頁 945、卷 79〈文五王傳·桂陽王休範傳〉，頁 987、卷 88〈薛安都傳〉，頁 1070、卷九四〈恩倖傳·徐爰傳〉，頁 1113；明帝 3 次，分見前揭書，卷 22〈樂志四〉，頁 325、卷 85〈王景文傳〉，頁 1053、1054。

⁷¹ 請參 Robert Shanmu Chen, "A Biographical Study of Bao Zhao (I)", 《清華學報》，新 21：1（1991·6），頁 139-41、"A Biographical Study of Bao Zhao (II)"，〈《清華學報》新 21：2（1991·12），〈附錄·鮑照年表〉〉，頁 397-404，並參《鮑集》，〈附錄·鮑照年表〉，注 5，頁 438-9。

⁷² 《宋書》，卷 8〈明帝紀〉，頁 81-2。

⁷³ 前揭書，卷 51〈宗室列傳·臨川烈武王道規傳〉，頁 721，並請參卷 84〈鄧琬傳〉，頁 1034。據卷 6〈孝武帝紀〉，頁 70、卷 80〈孝武十四王列傳·臨海王子頊傳〉，頁 993，大明 6 年

爲明帝而發。後廢帝時劉休範〈與袁粲褚淵劉秉書〉：

高祖武皇帝升叡三光，滌紛四表；太祖文皇帝欽明冠古，資乾承歷，秉鉞西服，鳴鸞東京，搜賢選能，納奇賞異；孝武皇帝岐嶷天縱，先機雷發，陵波靜亂，宏業中興……⁷⁴

尤可證：設就劉宋政權統緒言中興，當歸諸孝武。〈中興歌〉將二凶亂定前後比擬爲千冬之於一春、萬夜之於朝日，當此「白日」高照之時，眾「千金」之子「競」「逐」良辰，若「三月春花滋」。以上乃是就時節取譬，若自地點言，既然「襄陽是小地，壽陽非帝城」，⁷⁵ 他們當然齊集「在上京」展現「遙冶」之姿。鮑照自覺「已輸春日歡」，春日乃君恩的象徵，如公孫淵〈上魏明帝表〉：

（462）7月，子頊始爲荊州刺史，8年由征虜將軍進號前將軍，則《鮑集》，〈卷首·虞炎〈序〉〉，頁5：「大明五年（461），除前軍行參軍，侍臨海王鎮荊州，掌知內命」，恐非是。

⁷⁴ 《宋書》，卷79〈文五王傳·桂陽王休範傳〉，頁987。

⁷⁵ 前揭書，卷19〈樂志一〉，頁277：「隨王誕在襄陽，造〈襄陽樂〉；南平穆王鑠爲豫州，造〈壽陽樂〉」，學者或據此爲說，恐未的。此處談的不是音樂（下句「今日中興樂」之「樂」，快樂之謂，非音樂也），而是真命天子的問題。據前揭書，卷6〈孝武帝紀〉，頁61：「明年（445），徙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襄陽、竟陵、南陵、順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自晉氏江左以來，襄陽未有皇子重鎮，時太祖欲經略關河，故有此授」、卷27〈符瑞志上〉，頁404：「文帝元嘉中，謠言錢唐當出天子，乃於錢唐置戍軍以防之。其後，孝武帝即大位於新亭寺之禪堂，禪之與錢音相近也」、卷71〈徐湛之傳〉，頁891：「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劭，賜濬死，而世祖不見寵，故累出外蕃，不得停京輦。南平王鑠、建平王宏並爲上所愛……元嘉末，徵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則前一句或許是指：小池子容不下大龍，縱使「不見寵」，「累出外蕃」，終究入帝京承皇統；後一句乃是說：天命自有所歸，非人之好惡所得轉移，像壽陽等地並非潛龍之沛豐。「A Biographical Study of Bao Zhao (I)」，頁177—8，於第1句已改易舊說之誤，然認爲第2句亦係就孝武嘗任南豫州刺史而言，恐非是。且不說，任南豫州刺史時，未之鎮壽陽，實戍石頭，彼躍居九五之前，尙任徐州刺史，鎮彭城、南兗州刺史，鎮山陽、江州刺史，鎮尋陽，而「壽」於詩中又非居句末韻腳位置，得牽就格式需要，是無由捨餘鎮，單以壽陽爲孝武代稱。劉宋諸王出鎮遷轉重疊甚夥，千載後射覆，竊以爲：當自彷彿疑似愈鮮處著眼，方或得貼近情實。

唯陛下既崇春日生全之仁，除忿塞隙，抑弭纖介……。

潘岳〈關中詩〉：

明明天子，視民如傷……惴惴寡弱，如熙春陽。⁷⁶

學者嘗指出：鮑照因嘗任始興王濬之侍郎，而濬助太子劭爲逆，受此牽連，所謂「淪節雪纓，沈誠款晦」，在「天光」「神照」，「遂晞曬陽春，湔浹秋水」之前，⁷⁷ 遭禁錮，故曰：「分隨秋光沒」。⁷⁸ 鮑照寂寥於彈冠相賀之外，唯得假「窮泰已有分」自寬，「莫持憂自煎」，並以具堅貞心、「千年色」之松、柏、竹自勵，「采照無窮極」，莫若彼等「梅花」但有「一時豔」。然而這都只是強說辭，他是個功名心極熱的人，初釋褐時，「榮志溢氣干青雲」，⁷⁹ 迄今仍落拓無成，卻眼睜睜看著那些「十載學無就」的人「善宦一朝通」，⁸⁰ 怎可能淡然處之？無怪乎〈學劉公幹體〉之2固然說：

嗟嗟寒野霧，蒼蒼陰山柏，樹迴霧縈集，山寒野風急，歲物盡淪傷，孤貞為誰立？賴樹自能貞，不計跡幽澀。

〈學劉公幹體〉之5自傷情緒又起：

白日正中時，天下共明光，北園有細草，當晝正含霜，乖榮頓如此，何用獨芬芳？拙琴為爾歌，弦斷不成章。⁸¹

擺落詞面差異，持與〈中興歌〉對照，上文之寓意詮解或非附會影響之言。以是結合前文所述時人於梅之通義，並注67所揭鮑照承襲阮籍對繁華子的表述，反觀〈梅花落〉，辭意似漸朗。設以今語出之，猶言：你問我「何獨」「爲

⁷⁶ 《三國志》，卷8〈公孫淵傳〉裴注引《魏略》，頁281、《文選》，卷20〈詩甲·獻詩〉，頁288。

⁷⁷ 《鮑集》，卷2〈啓·謝永安令解禁止啓〉，頁75。請參曹道衡：〈鮑照幾篇詩文的寫作時代〉，《中古文學史論文集》，頁385-9。

⁷⁸ 秋光，月也，與上句之春日相對，乃鮑照自鑄之詞。《漢書補注》，卷75〈李尋傳〉，頁1407：「月者，眾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

⁷⁹ 《鮑集》，卷4〈樂府·擬行路難〉之13，頁239。

⁸⁰ 前揭書，卷6〈詩·數詩〉，頁364。

⁸¹ 以上引文分見前揭書，卷6〈詩〉，頁359、361。

梅咨嗟」，是因想到它懂得把握春訊先機，順著「風」勢或左或右，⁸² 展現妖冶之姿，像和柔自「媚」夫君的妾婦，迎合如「春日」般當陽之主，終能在雨「露」恩澤中成為輔佐，發揮梅「實」之用，誠可謂春風得意。何嘗像你們，雖老不老早在秋霜時節已見才「華」，卻因隨「逐寒風」大難「零落」，以致不僅逢彼之怒，迄今沒沾到「實」惠，還枉被一個「淪節雪飆」、無「質」的惡名。雖說「莫言草木委冬雪，會應蘇息遇陽春」，「君不見冰上霜，表裏陰且寒，雖蒙朝日照，信得幾時安」？⁸³ 然則「咨嗟」表面上確是正面用法，讚嘆之謂，但實際上則為譏諷，猶同「真佩服他懂得看風色，扶搖直上」這類句子中的「佩服」。這種作法於鮑照並非獨而無偶，鮑氏〈擬古〉之 1：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既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顧，日晏罷朝歸，鞍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輝，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得亦何懼？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伐木清江湄，設置守鳧兔。⁸⁴

即是。表面上看，「魯客」得道；「儒生」「迷方」，但如果我們洞察：鮑照此處在暗隸叔孫通與魯二儒生事，⁸⁵ 只因為配合本身所處疆域以便自喻，且下文所用《詩經》典故的地理位置係周南，方改易「不知時變」的「陋儒」籍里，就可知魯客所得之道乃求取富貴、成其繁華之道。全篇詩旨實即毛《傳》：「刺

⁸² 「搖蕩」一詞具有立場不穩的含意。如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卷 97〈酈生傳〉，頁 1073：「楚、漢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三國志》，卷 6〈公孫淵傳〉裴注引《魏書》，頁 283：「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類聚》，卷 30〈人部 14·別下〉所錄王粲：〈出婦賦〉，頁 529：「心搖蕩兮變易，忘舊姻兮棄之」、卷 42〈樂部 2·樂府〉所錄吳邁遠：〈長離別〉，頁 763：「蕙華每搖蕩，妾心長自持」。花之順風搖蕩，猶草之隨風披靡，在上者之「德」、之勢，風也；小人之「德」、之態，花、草也。

⁸³ 《鮑集》，卷 4〈樂府·擬行路難〉之 18，頁 243、之 16，頁 242。

⁸⁴ 前揭書，卷 6〈詩〉，頁 333。

⁸⁵ 《史記會注考證》，卷 99〈叔孫通傳〉，頁 1085：「薛人也」，《索隱》引《楚漢春秋》：「薛，縣名，屬魯國」。

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之謂，⁸⁶ 卻偏偏寫得痛斥若獎、大褒似貶。

五、南朝文士作品側重「梅花」意象的文化意涵

見存西漢至西晉的詩中，除了時代真偽難明的〈柏梁臺聯句〉：

枇杷橘栗桃李梅太官令。⁸⁷

幾乎沒有出現過「梅」字。至於這段期間其它文學作品中道及薔薇科杏屬之「梅」時，⁸⁸ 若非指梅樹，如張衡〈南都賦〉：

若其園圃……乃有櫻梅山柿、侯桃侯栗、栲棗若留、穠橙鄧橘。

左思〈蜀都賦〉：

其園則有林檎枇杷、橙楸栲栳、攄桃函列、梅李羅生。⁸⁹

即指梅實，如崔駰〈七依〉：

嵯以大夏之璫，酢以越裳之梅。

張協〈七命〉：

封熊之蹠、翰音之跖……燁以秋橙、醑以春梅。⁹⁰

⁸⁶ 《毛詩》，卷5〈魏風·伐檀〉，頁10b-1a。

⁸⁷ 章樵注：《古文苑》（臺北：鼎文書局，1973），卷8〈詩〉，頁201。請參顧炎武：《原抄本知錄》（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卷23〈柏梁臺詩〉，頁604-5。

⁸⁸ 《史記會注考證》，卷117〈司馬相如傳·上林賦〉，頁1216：「栲奈厚朴，栲棗楊梅」，指的是楊梅科楊梅屬的楊梅；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6〈覽冥〉，頁465：「入榛薄，食薦梅」，蓋指薔薇科草莓屬的草莓，或薔薇科懸鉤子屬的樹莓。前者與梅同為核果類（但楊梅是常綠喬木，梅是落葉喬木）；後二者則係漿果類。

⁸⁹ 以上引文分見《文選》，卷4〈賦乙·京都中〉，頁72、79。

⁹⁰ 《類聚》，卷57〈雜文部三·七〉，頁1024、《文選》，卷35〈七下〉，頁506。這種意義的「梅」字從未見諸《老》、《莊》、《墨》、《荀》、《商君》、《韓非》、《呂覽》、《文子》、《新書》、《新序》、《法言》、《太玄》、《白虎通》、《潛夫論》等先秦、兩漢諸子書中；嘗見者，其詞義皆在本文所述此種範圍內。如袁珂：《山海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這其實是延續儒門經傳的現象。《詩經》：「標有梅，其實七兮」、「鴉鵲在桑，其子在梅」、「山有嘉卉，侯栗侯梅」，⁹¹ 指的都是梅樹；⁹² 《禮記》：「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左傳》：「異和如羹焉，水、火、醢、醢、鹽、梅以亨魚肉」，⁹³ 指的則是加工後的梅實。江左之前，略似涉及梅花這部分的僅潘岳〈閑居賦〉：

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靡不畢殖……石榴蒲陶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華麗藻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

但如參照同類型的謝靈運〈山居賦〉：

桃李多品，梨棗殊所，枇杷林檎，帶谷映渚，榲梅流芬於回巒，梓柿被實於長浦。⁹⁴

即可知：「華」猶同「芬」，仍是因鋪敘別業中經濟作物品繁「實」碩，連帶言及。以見知材料而言，最早從花這方面敘及「梅」的已晚至東晉，或充當點染春遊氣氛的素材；或作為妙齡女性閨怨的導引。

其實，這並不是什麼個別現象。見知最早以花草果木為主題的詠物之作乃〈橘頌〉。在前半就橘賦橘的 8 句 66 字中，以讚敘「圓果搏兮，青黃雜揉文章

卷 5〈中山經·靈山〉，頁 154：「其木多桃、李、梅、杏」，指梅樹；《淮南子集釋》，卷 17，頁 1206：「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指梅實。唯有趙善詒：《說苑疏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卷 12〈奉使〉，第 11 章，頁 335：「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指梅花，然此字或有訛誤，請參屈守元：《韓詩外傳箋疏》（成都：巴蜀書社，1996），卷 8，頁 665-6。

⁹¹ 以上引文分見《毛詩》，卷 1〈召南·標有梅〉，頁 15b、卷 7〈曹風·鴉鵲〉，頁 9b、卷 13〈谷風之什·四月〉，頁 5a。

⁹² 《毛詩》，卷 6〈秦風·終南〉，頁 11b：「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卷 7〈陳風·墓門〉，頁 3b：「墓門有梅，有鴉萃止」，毛傳俱訓：「梅，枏也」，小學家認為：世俗觀念中的梅應寫作枏。請參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3），卷 6 上，注，頁 240-1。

⁹³ 《禮記注疏》，卷 27〈內則〉，頁 523、孔穎達：《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卷 49〈昭公二十年〉，頁 858。

⁹⁴ 以上引文分見《文選》，卷 16〈賦辛·志下〉，頁 231—2、《宋書》，卷 67〈謝靈運傳〉，頁 856。

爛兮，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的筆墨居最，其次是橘樹本身：（根）「深固」、「綠葉」、「曾枝剌棘」，涉及花的僅僅「素榮」二字。⁹⁵ 兩漢賦壇詠物之作甚夥，然而無論是西都司馬相如的〈梨〉，東京王逸的〈荔枝〉，或者作者、著成時代並可存疑的枚乘的〈柳〉，⁹⁶ 俱仍舊貫。見存可信最早的詠花賦乃朱穆的〈鬱金〉，⁹⁷ 已暨順、桓年間，然詠花賦勃盛至西晉始然。東漢末葉以降，雖偶有少許詩蒙以花題，如酈炎〈靈芝生河洲〉、繁欽〈詠蕙〉、傅玄〈秋蘭〉、張華〈荷〉、陸機〈園葵〉，⁹⁸ 事實上都只是以花為引、為喻，述志說教。以既有材料來說，道地的詠花詩蓋首推陸雲的〈芙蓉〉，⁹⁹ 但士林中這類作品要晚至

⁹⁵ 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卷4〈九章〉，頁29b。如果我們留心文人措辭時，就會發現：直到魏、晉，除了蘭、蕙、桂、桃、菊、芙蓉等少數花種，寫到花時，一般僅用華、榮等浮泛的類名，與綠葉、紫莖相參。如《文選》，卷22〈詩乙·招隱〉所收左思：〈招隱〉，頁316：「丹葩曜陽林」、〈遊覽〉所收謝混：〈游西池〉，頁319：「水木湛清華」、卷23〈詩丙·詠懷〉所收阮籍：〈詠懷〉之17，頁333：「朱榮振芬芳」、卷25〈詩丁·贈答三〉所收劉琨：〈重贈盧諶〉，頁365：「繁英落素秋」、卷29〈詩己·雜詩上〉所收王粲：〈雜詩〉，頁423：「列樹敷丹榮」、張翰：〈雜詩〉，頁428：「黃華如散金」，根本不清楚在說哪種花，但對他們而言，這已經是在就全景進行細部描繪了。至於將這細部獨立出來敘寫，尚在絕大多數作者之度外。

⁹⁶ 出處分見《文選》，卷6〈賦丙·京都下〉所收左思：〈魏都賦〉「刷馬江洲」張載注，頁106、《類聚》，卷87〈果部下·荔枝〉，頁1497、向新陽、劉克任：《西京雜記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卷4〈梁孝王忘憂館時豪七賦〉，頁174。

⁹⁷ 《類聚》，卷81〈藥香草部上·鬱金〉，頁1394。有關此賦在文學史上的意義，請參拙作，〈讀兩漢詠物賦雜俎〉，《漢學研究》，18：2（2000.12），頁238-41。

⁹⁸ 出處分見王先謙：《後漢書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卷80下〈文苑列傳·酈炎傳〉，頁943、《類聚》，卷81〈藥香草部上·蕙〉，頁1393、〈藥香草部上·蘭〉，頁1390、卷82〈草部下·芙蕖〉，頁1401、《文選》，卷29〈詩己·雜詩上〉，頁426。至於《類聚》，卷81〈藥香草部上·菊〉所錄袁山松：〈菊〉，頁1391，因僅節抄四句，難窺究竟，或亦其比。

⁹⁹ 其殘句見諸黃葵點校：《陸雲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4〈詩〉，頁92、《文選》，卷16〈賦辛·哀傷〉所收江淹：〈別賦〉「至乃秋露如珠」善注，頁244等處。

齊、梁方漸夥。如上文所示，梅花入詩辭始見於〈吳聲歌曲·子夜四時歌·春歌〉。我們知道：直到東晉末葉，某些社會高層人士猶鄙夷吳歌，徐廣《晉紀》：王恭嘗宴司馬道子室，尚書令謝石爲吳歌，恭曰：「居端右之重，集宰相之坐，爲妖俗之音乎？」¹⁰⁰

謝石所以懵然不覺，那是因爲在當時謝家尚屬「篤而無禮」的「新出門戶」。¹⁰¹ 然而委巷淫哇披靡的大勢終不可禦，它品觀事物的『俗』趣也隨之盈盈步入帝王公卿的堂奧，徵候之一即是：詩辭談到梅時，揚棄儒門經傳以及「與三代同風」，「〈雅〉、〈頌〉之亞」的大賦傳統，¹⁰² 不復自梅實，改循下里巴人的視角，自梅花著眼。梅花成爲南朝末葉映貴詩作的新寵，這從當時不僅詠梅花，且在其他詩作中言及梅香，如徐君蒨〈初春攜內人行戲〉：

草短猶通屨，梅香未著人。

梁簡文帝〈從頓還城〉：

日照蒲心暖，風吹梅枝香。

不僅詠自然界的梅花，且在其他詩作中言及人工刻畫者，如陰鏗〈新成安樂宮〉：

重簷寒露宿，丹井夏蓮開，砌石披新錦，梁花畫早梅。

庾肩吾〈和太子重雲殿受戒〉：

鏡山銜殿影，梅梁落梵塵，苑桂恆留雪，天花不待春。¹⁰³

可窺一斑。古代社會，按理，唯有才德兼備的男性方堪爲君王輔佐，如梅實之於羹饌，今既易轍，且多側重落梅，不僅喻指對象易爲春閨婦女，前此視爲缺點者，如易於凋零、隨風輕蕩，也相伴轉爲玩賞所在。見知士林第一篇詠梅之作，謝朓〈雜詩十二首·落梅〉：

¹⁰⁰ 《北堂書鈔》，卷 106〈樂部 2·歌篇 2〉自注引，頁 475。

¹⁰¹ 《世說新語校箋》，下卷〈簡傲〉，條 9，頁 581。

¹⁰² 《文選》，卷 1〈賦甲·京都上〉所收班固：〈兩都賦·序〉，頁 22。

¹⁰³ 以上引文分見《類聚》，卷 18〈人部 2·美婦人〉，頁 328、卷 63〈居處部·城〉，頁 1138、卷 62〈居處部·宮〉，頁 1113、卷 76〈內典上·內典〉，頁 1298。

新葉初冉冉，初榮新霏霏，逢君後園讌，相隨巧笑歸，親勞君玉指，摘以贈南威，用持插雲髻，翡翠比光輝，日暮長零落，君恩不可追。¹⁰⁴

即作此調。是後，如徐陵〈梅花落〉：

對戶一株梅，新花落故栽，燕拾還蓮井，風吹上鏡臺，倡家怨思妾，樓上獨徘徊，啼看竹葉錦，簞罷未成裁。

江總〈梅花落〉：

縹色動風香，羅生枝已長，妖姬墜馬髻，未插江南璫，轉袖花紛落，春衣共有芳，著作秋胡婦，獨採城南桑。

何遜〈早梅〉：

……枝橫卻月觀，花遶陵風臺，朝灑長門泣，夕駐臨邛杯，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

王筠〈和孔中丘雪裏梅花梅花〉：

……飄光同雪舞，落素混冰池，今春競時發，猶是昔年枝，唯有長顚顚，對鏡不能窺。¹⁰⁵

均步武相繼。美女、落花互映相參，可謂活色生香，豔怨之極，與大丈夫的志事了不相干。以往操翰之士何嘗不自幼即知梅樹會開花？又何至於未經歷過梅花零落的景觀？誠然，杏耐寒，遍於北地；梅好溫暖，適於南方，而見知絕大多數漢、魏文人學者籍里在江北。但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西漢三大賦家俱係宜梅生長之蜀地人，而據《西京雜記》卷一，長安上林苑中植有「朱梅、紫葉梅、同心梅、麗枝梅、燕梅、猴梅」，¹⁰⁶ 凡七種。北方若無梅，則「欲持塞上蕊，試立將軍前」、「胡地少春來，三年驚落梅」將不悉所謂。¹⁰⁷ 問題出在視

¹⁰⁴ 《玉臺新詠》，卷4，頁15a-b。

¹⁰⁵ 以上引文分見《英華》，卷208〈詩58·樂府17〉，頁1030、卷322〈詩172·花木2〉，頁1665。

¹⁰⁶ 《西京雜記校注》，卷1〈上林名果異木〉，頁48。

¹⁰⁷ 《樂府》，卷24〈橫吹曲辭四·漢橫吹曲四〉所收陳後主：〈梅花落〉之2，頁350、江總：〈梅花落〉之2，頁351。

角上，以致視而不見，雖見也不覺梅花本身以及風飄萬點冉冉、瓣蕊沾衣觸髮、芳蛻委地繽紛等畫面有何可玩味，值得敘寫。換言之，在此之前，梅是以它的功能為文士把握，而非景觀賞玩對象，重在它的用，而非它的美以及由它興發的那種情調。若再追索那是一種什麼美，由發芽、含苞、開花、結果，梅實代表著全部過程的完成，是常，而梅花中途脫落，意味著無常；梅實內含梅核，係生機所在，而落梅瓣解蕊散，代表著死亡；梅實的喻象為陽性輔佐，與梅花比配的則是因陽性追求作另一陽性輔佐而產生閨怨的陰性仇侶。這種視角上的盲點／啓蒙，以及美感偏尚至無常、死亡、陰性另一端，反映了社會某一階層文化的重大變遷。

唯情實未止於此，因樂府中鼓吹、相和、清商之作乃以旋律為主，唱辭直附件耳，故有全捨辭義相干，將精華片段拼搭成新編，以裨聽覺之窮美。¹⁰⁸ 唐劉餗《樂府解題》曰：

漢橫吹曲，二十八解，李延年造。魏、晉已來唯傳十曲：一曰〈黃鵠〉，二曰〈隴頭〉，三曰〈出關〉，四曰〈入關〉，五曰〈出塞〉，六曰〈入塞〉，七曰〈折楊柳〉，八曰〈黃覃子〉，九曰〈赤之揚〉，十曰〈望行人〉。後又有〈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驄馬〉、〈驄馬〉、〈雨雪〉、〈劉生〉八曲，合十八曲。¹⁰⁹

所言易滋誤導。《晉書》云：

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鵠〉……十曲。¹¹⁰

郭氏於〈橫吹曲辭·敘論〉中嘗引述之。是李延年所造橫吹直一曲，一曲內含二十八章（解），並非造二十八曲，然則魏、晉以來所用〈黃鵠〉等十曲究竟

¹⁰⁸ 余冠英：〈樂府歌辭的拼湊和分割〉，《漢魏六朝詩論叢》（臺北：坊間本，未著出版日期），頁26-38。

¹⁰⁹ 《樂府》，卷21〈橫吹曲辭1·漢橫吹曲1·解題〉所引，頁311。

¹¹⁰ 《晉書斟注》，卷23〈樂志下〉，頁529。

是原初各解獨立成曲，還是踵事新度，直襲用舊名，姑置不論，包括〈梅花落〉在內之八曲，既在不存之列，郭氏非但言「後又有」，且於〈敘論〉中指出：「〈關山月〉等八曲，後世之所加也」，¹¹¹ 則彼等定屬江左以來方見世者。檢《樂府》卷 25 〈梁鼓角橫吹曲〉，載有〈紫驪馬〉、〈東平劉生〉、〈折楊柳〉、〈隴頭〉歌辭，郭氏據陳釋智匠《古今樂錄》，疑〈東平劉生〉「即此〈劉生〉也」，¹¹² 說亦恐未的。自西京以降，甚多樂府曲題爲歷代沿用，然曲調本身則不斷改易。以江右清商而言，郭氏每自行或稱引故籍標明：孰爲魏、晉兩代奏樂時均用之古辭，孰但爲晉樂所奏之古辭；¹¹³ 孰爲魏武、曹植等本辭，孰爲晉樂所奏，¹¹⁴ 充分可見：漢、魏、晉三代縱使沿用同一曲題，漢之舊調至魏時會重新編排，歌辭因而隨之增損，魏之曲調及歌辭暨晉時亦罕能一仍舊貫。清商以外各類樂曲不論於江右或江左同樣代有新聲異辭。卷 25 〈梁鼓角橫吹曲〉所收的〈折楊柳〉、〈隴頭〉固然爲北歌南傳者，但從同卷另收之〈折楊柳枝〉歌辭、〈隴頭〉「樂府有此歌曲，解多於此」，¹¹⁵ 以及〈地驅樂〉有兩曲、〈隔谷歌〉曾一度無辭，不僅可推斷：某些北歌南傳後，辭、曲都曾經損益，且足見：卷 21 至 24 〈橫吹曲辭〉所收梁、陳君臣撰寫的〈隴頭〉、〈隴頭水〉、〈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諸辭雖與以往同題，所倚之聲曲定屬當時新譜，至於此外所收隋、唐之前的〈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驪馬〉、〈驄馬〉、〈雨雪〉、〈劉生〉蓋亦然。此所以作者皆不外梁、陳君臣，前乎此者無得而聞焉，措辭復明顯雅化。箇中唯鮑照〈梅花落〉例外。其聲曲今雖絕佚，但其辭乃倚聲而撰，一則形式甚特異——一句數固然也是 8 句，卻是由五、七雜

¹¹¹ 全注 109。

¹¹² 《樂府》，卷 24 〈橫吹曲辭 4·漢橫吹曲·劉生·解題〉引，頁 359。

¹¹³ 如《樂府》，卷 28 〈相和歌辭 3·相和曲下〉所收〈雞鳴〉，頁 406、〈烏生〉，頁 408；卷 34 〈相和歌辭 9·清調曲〉所收〈豫章行〉，頁 501、〈相逢行〉，頁 508。

¹¹⁴ 如前揭書，卷 30 〈相和歌辭 5·平調曲 1〉所收魏武帝：〈短歌行〉，頁 446—7、卷 41 〈相和歌辭 16·楚調曲上〉所收曹植：〈怨詩行〉，頁 610-1。

¹¹⁵ 《樂府》，卷 25 〈橫吹曲辭 5·梁鼓角橫吹曲·隴頭流水歌·解題〉引《古今樂錄》，頁 368。

言句組成，不同於此後之齊言。就句子的字數來說，第1、2、3、5句與第4、6、7、8句才各是一組，4、5兩句間錯，可是按用韻而言，前半一組，1、2、4句押平聲支韻；後半一組，5、6、8句押入聲質韻；¹¹⁶ 再則措辭無絲毫雅化現象，反保持樂府曲辭特性之一：不避犯重——如「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實」兩句句型一致，¹¹⁷ 又如第6、第8句於同樣位置分別以同一構辭法（春風／春日、霜華／霜實）疊一字，¹¹⁸ 頗疑所依殆較早之聲曲。無論是鮑照〈梅花落〉的舊調，或梁、陳〈梅花落〉的新腔，都是以悲為尚、「橫笛短篇淒復切」的俗樂。¹¹⁹ 伏知道〈從軍五更嘯〉之3：

三更夜驚新，橫吹獨吟春，強聽〈梅花落〉，誤憶柳園人。¹²⁰

可為佐證。

曲既哀噎，辭復輕豔，是以為人所好，不僅陳時「長安少年多輕薄，兩兩常唱〈梅花落〉」，至唐代仍是「千金駿馬換少妾，醉坐雕鞍歌〈落梅〉」。¹²¹ 保守之文評家抨擊齊、梁聲色靡麗之文風，至少於焉可得一具體例示。而鮑照辭不避拙，藉品梅為喻時，猶依質用為準，鄙其輕蕩，則鮑照猶存江右餘影之說，

¹¹⁶ 張玉穀已略及之，見《鮑參軍詩註》，卷2，頁124，所引。

¹¹⁷ 充類至盡者莫若《玉臺新詠》，卷1所收繁欽：〈定情詩〉，頁18a-9a。先是連用11次「何以致（結、慰、答）□□」，續以4節，每節6句，前4句都是同一模式：「與我期何所？乃期□山□，日□兮不來，□風吹我□」。此首郭茂倩歸諸雜曲歌辭，見《樂府》，卷76〈雜曲歌辭16〉，頁1076。

¹¹⁸ 《樂府》，卷16〈相和歌辭1·相和六引·箜篌引·解題〉據崔豹：《古今注》轉引古〈箜篌引〉，頁377。短短16個字，「公」、「河」分別重複3次，「渡」2次。又如前揭書，卷39〈相和歌辭14·瑟調曲4〉所收曹植：〈野田黃雀行〉，頁571。12句中，「雀」4次，「見」、「羅」各3次，「劍」、「少年」、「飛飛」各2次。

¹¹⁹ 《類聚》，卷44〈樂部4·笛〉引曹嘉之：《晉書（紀）》，頁795：「劉疇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為〈出塞〉之聲，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群胡皆倚泣而去」，可供參證。

¹²⁰ 《類聚》，卷59〈武部·戰伐〉，頁1068。

¹²¹ 以上引文分見《英華》，卷208〈詩58·樂府17〉所載徐陵：〈梅花落〉，頁1030、《樂府》，卷85〈雜歌謠辭3·歌辭3〉所載李白：〈襄陽歌〉，頁1202。

亦可獲片羽之微矣。

六、結 論

字音漢唐有別，詞義於歷史長河中會改易，人率能言之。然對同一物之觀點今古異趣、同一詞彙及其指涉之對象於使用者心目中之意涵亦非千載合契，似時或見忽。然苟不警覺，解讀作品之際，恐難免以後律前之弊，致文義理會失宜。蓋自唐、宋以降，品梅側重梅花，梅花於文化主流中乃正面之符碼：堅貞、清高、孤芳，而文化最大特質之一即令浸染其間者於其刻板印象不加反省，視為放諸四海而不悖，質諸三王則咸蒙印可。據本文粗覈，上述觀點及認定或非中古中葉以前之情實。當時視梅花為春信，非冬兆，予時人之印象乃輕薄脆弱，具正面意象者乃梅實。事實上，江左前包括文學領域在內之作品言及梅花者甚鮮，梅花見賞文士，成為彼等筆下新寵，乃南朝末葉以來之事，然當時賞玩觀點與後世迥異。鮑照〈梅花落〉成於此新變勃興前幾二紀，以梅花喻所鄙惡之趨炎附勢者，固中朝遺緒也。易言之，苟以韓偓〈湖南梅花一冬再發偶題於花援〉後半：

寒氣與君霜裏退，陽和為爾臘前來，天桃莫倚東風勢，調鼎何曾用不材。¹²²

與鮑氏此辭異代同調，蓋未免援後律前矣。以上編說是否一二有當，堪供賢者推考其餘，謹俟大雅裁斷。

¹²² 齊濤：《韓偓詩集箋注》（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卷1，頁40-1。

On Pao Chao's "Meihualuo"

Chu, Sherman*

[Abstract]

While readers of the middle and modern ages have different imaginations about plum (mei 梅), Pao Chao's "Meihualuo" should not be taken as plain and facile as it is acknowledged now. By scrutinizing texts from pre-Chin period to the Sui Dynasty, the article is trying to indicate that, it is crucial to distinguish plum flowers from plum fruits in realizing the word "plum" used in works of this period. Plum flowers at the time served to foreshadow spring rather than winter, and were taken slight and fragile, and thus were not viewed as the symbol of royalty. "Plum", if referring to plum flowers, accordingly did not belong to those "withering not in chilly winter." Before the East Jin Dynasty, almost every work mentioning plum in its positive sense referred to plum fruits, which was used to symbolize distinguished officials. It was not until the Southern Liang Dynasty did plum flowers start to attract literati of the middle and upper strata with the traits formerly despised. I am convinced that this nua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serves to gain a picture of the consequential cultural changes of the time. With such an understanding and pertinent comprehension on Pao Chao's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and other works, we are able to conclude that Meihualuo, which was accomplished in the middle Southern Liu Song and whose theme was to self-mock as well as to express contempt, used plum as the emblem of those derided, rather than that of the idea of self-appraisal.

Keywords : Pao Chao , plum flowers , plum fruits

* Chu, Sherman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